



站在沃伦·巴菲特身后的
亿万富翁

查理·芒格传

沃伦·巴菲特的合伙人——一位真正的英雄

[美] 珍妮特·洛尔 © 著
张戎 赵平莉 © 译



站在沃伦·巴菲特身后的
亿万富翁

查理·芒格传

非常正义——沃伦·巴菲特的合伙人

[美]珍妮特·洛尔 ◎ 著
张戎 赵平莉 ◎ 译

海南出版社

Damn Right! : Behind the Scenes with Berkshire Hathaway Billionaire Charlie Munger
by Janet Lowe

Copyright © 2000 By Janet Low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TH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Chichester, Brisbane, Singapore AND Toronto.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 & S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3 海南出版社

本书由 JOHN WILEY & SONS, INC. 授权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1-1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理·芒格传 / [美]珍妮特·洛尔 (Janet Lowe) 著; 张戎 赵平莉
译.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5

书名原文: Damn Right!

ISBN 7-5443-0757-3

I. 查... II. ①洛... ②张... ③赵... III. 芒格 - 传记

IV. K837.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4996 号

查理·芒格传

作 者: [美]珍妮特·洛尔 (Janet Lowe)

译 者: 张戎 赵平莉

责任编辑: 刘德军

装帧设计: 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 鹏

责任印制: 李 兵

印刷装订: 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50千字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443-0757-3/K·71

定价: 24.8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 570216

目 录

序.....	(1)
前 言.....	(5)
第 1 章 一个不同寻常的智慧组合.....	(9)
第 2 章 “星”岛——一个塑造了芒格的地方.....	(21)
第 3 章 内布拉斯加人.....	(35)
第 4 章 战争与和平.....	(55)
第 5 章 新生活.....	(75)
第 6 章 第一个 100 万.....	(94)
第 7 章 天才智囊的组合.....	(110)
第 8 章 最好的律师事务所.....	(121)
第 9 章 将惠勒·芒格公司从杂物间带出来.....	(137)
第 10 章 蓝带印花票证公司.....	(159)
第 11 章 茜氏糖果公司的教训.....	(177)
第 12 章 贝勒斯疑案.....	(192)
第 13 章 动荡岁月:《布法罗新闻晚报》的诉讼之战.....	(200)
第 14 章 查理·芒格与储蓄和信贷业.....	(214)
第 15 章 伯克夏·哈萨维的繁荣.....	(236)
第 16 章 90 年代的伯克夏:力量的建立.....	(254)
第 17 章 所罗门兄弟公司.....	(275)

第 18 章 每日报业公司——一家谦虚的媒体王国 ……	(297)
第 19 章 老资格的政治家和投资界的道德良心 ……	(315)
第 20 章 收获时节 ……	(332)
后 记 ……	(348)
附录 1 惠勒·芒格合伙公司 ……	(350)
附录 2 查尔斯·芒格生活及事业年表 ……	(351)

序

1991年夏末，我出席了国会议员艾德·马基主持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回答有关所罗门丑闻的询问。听众席中挤满了电视、报纸等媒体的记者，马基主席向我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他想知道发生在所罗门事件中应受谴责的行径是华尔街一直以来的行为，还是像他说的那样，仅仅在这一事件中所独有的（原文为“*sui generis*”，拉丁语——译者注）。这样的提问，让我感到烦躁不安。

通常我听到有人说起如此拗口的词汇时总是很慌乱：高中时我的初级西班牙语糟糕透顶，我对拉丁语则更是敬而远之，但这个词没能难倒我，毕竟我熟识一个言行并重的范例：查理·芒格，我长期的挚友与合作伙伴。

查理真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人。我在1959年初识他时便已发现了这一点，并从此不断地发现他的独特品质。任何一个即便和他只有极短暂接触的人都有同感。但他们通常只会把这一点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很显然，“礼仪教授”要对他斟酌再三才会颁发给他“礼仪毕业证书”。

然而，我眼中的查理让人敬慕的是他的人格。

他的头脑的确令人叹服：他绝顶聪明，在76岁高龄仍拥有我无法企及的记忆力。他本性慷慨，从不让自我干扰了理

性。和大多数人对为外部世界所认同的那种渴望完全相反，查理完全以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而他的标准又是多么地苛刻。他正是这般施展才华，才令我如此敬慕。

在相识共事的41年间，我从未见过他试图利用他人或为自己未曾做过的业绩谋求哪怕一丁点功德。事实上我见证了与此恰恰相反的历史：广为人知的他，让我和其他人享用了交易带来的最好成果，投资失误时，却总是承担了超过他所应担当的责任，业绩辉煌时，又满足于接受远少于他应得的奖赏。

在生意上，查理和我多数意见一致。但对于社会问题，我们有时会看法相左。虽然我们都是那种顽固坚持自己观点的人，但在我们的友谊史中却从未为此有过争执，我们也从未试图去寻找那些让我们看法相左的原因。

难以想像查理会施舍行善，但他似乎接受了“憎恨罪孽，但不要憎恨犯下罪孽者”的博爱信条。而且，谈到罪孽，他甚至赋予了这个问题以理性。他的结论是：固然像贪欲、暴食、懒惰这种种过错皆应戒绝，但他理解这些过错，因为它们可以带来即时的，即便只是昙花一现的快感。但他认为嫉妒是七宗罪中最愚蠢的一项，因为它非但不会带来快感，反倒会使嫉妒者感到绝望。

我在生意上乐事多多——然而，如果我未曾与查理结伴的话，相信将不会有这么多。他以他的“芒格主义”带来了愉悦，并显著地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虽然很多人给查理冠以商人或慈善家的头衔，我却宁愿视其为一位教师。而且很显然伯克夏公司正是因他的教诲才更富价值并备受推崇。

任何一篇有关查理的论述如果不提到他的妻子南希，不

提到她对于他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影响，都将是不完整的。作为他们的密友，我可以向您担保，如果没有南希相助，查理所取得的成就远不会有今天这么多。也许她未能在塑造查理的礼仪方面取得成功——虽然她尽了力，她是多么地努力啊——但正是她关爱查理的方式使他能够去构筑他所信仰的人生道路和信条。南希实在太不同寻常了。查理贡献给这个世界的一切——这贡献又是多么巨大啊——都不应只归功于他自己，也应归功于他的爱妻，南希。

沃伦·E·巴菲特
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

前 言

几千位伯克夏的股东，每年春季赶到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来参加一年一度的伯克夏年会。他们是来看巴菲特的，但他们也对那个在台上就座于巴菲特之侧，并帮助这尊奥马哈的神祇回答提问的人兴趣盎然。他们称此为“沃伦—查理秀”。事情通常这样展开：巴菲特在其认为合适的时间内回答完一个问题，末了，他转向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查理·芒格，问道，“查理，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查理凝坐在那里——看起来就好像已经被雕刻进了拉什莫尔山（其山峰上雕刻有巨型前美国总统头像，为美国著名石雕——译者注）——干脆地答道，“没什么要补充的”。巴菲特和查理每年都要在喜爱他们的股东们面前调侃。当然，会议自有其严肃的一面：巴菲特对问题给出审慎的见解；问题偶尔会被转交给查理，而他会基于其漫漫人生和丰富阅历做一小段发言。一旦他开始讲话，听众的注意力就会完全被他吸引。

查理自有其认为重要的信息要传达：以德待人，直面现实，从他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等等。他是带着热忱的使命感传达这些箴言的。

其长女莫莉·芒格说：“父亲清楚地知道他高擎的社会价值之旗在商界远为鲜见。”

芒格没有巴菲特那样富有，部分原因是他经营着一种不同的生活。虽然他总是被众人所喜爱，但并不像巴菲特那样耽于表现。感谢这两点，芒格一家长久以来一直安享着亿万富翁的生活而不被名声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所困扰。

我于1997年5月参加伯克夏年会时向芒格先生谈起执笔这本书的计划，并说我希望能在一个月早些时候参加维斯科金融公司会议时与他进一步讨论。除了认为这本书将销量甚微以外，芒格先生当时未有更多评论。我丈夫、一位好友和我参加了维斯科的会议。当会议结束时，芒格先生起立高声问道：“珍妮特·洛在么？”数百听众伸长了脖子东张西望，寻找这个被告，而一些认识我的人则以手指点我的方位。我内心忐忑地站起来，“是的，芒格先生。”他说道：“跟我来。”就转身从一扇后门走了出去。我挥手向丈夫和友人道别，心里对何时才能再见到他们全无根底。他一声不响地带我乘电梯上楼，来到一间私人办公室，在那里告诉我：芒格家不想要一部关于他的传记。他们很可能会因此眼睁睁地看着所珍贵的私生活灰飞烟灭。这次会面令我这个本性羞怯、不愿与人对峙的人十分尴尬。但我解释说我已和出版社签了合同，必须出版这本传记，即使他本人不予合作。但是我说，如果他合作，该书将会好得多。“那好吧，”芒格先生说道，“你可以从读这些书着手。”他交给我一份长长的书目清单，上面列的都是他爱读的书，其中包括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基因》。后来，芒格先生告诉我，在这件事上他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反对出版这本书，然后力图将其损害减至最小，最后和我共同工作以使他毕生事迹尽可能容易地被人们所理解。显然这对于他并非易事，尤其是当我追问有关其子之死和那次

导致他单目失明的手术事故的细节时。

他数次接受我长时间的采访，在他圣·巴巴拉的家中，在他洛杉矶的办公室里，还有两次在他姐姐位于奥马哈的家中。芒格一家也曾邀请我和我丈夫去他们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度假地，在那里我用几天时间采访了芒格一家和他的邻里，也随他们远足、泛舟、钓鱼和漫游。

这本书我已经研究和写作了三年。虽然部分研究建立于我从前作过的对成功投资家本杰明·格雷厄姆及其明星弟子巴菲特的研究，但这些素材只是作为背景材料。芒格先生的照片曾出现在“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上，他也曾被一些报章简要介绍，但有关他的文字资料少之又少。本书中超过 75% 的素材是我的原始研究成果。我对 33 个不同的人作过 44 次采访，参加过 8 次伯克夏股东大会和 5 次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会上芒格先生独坐主席台，不对听众隐瞒什么。我研究了约半打芒格先生在各地讲话的底稿，包括他在哈佛法学院校友会上的讲话稿。

虽然他加入了这本书的编撰工作，但他严防自己成为指导者，他只是希望本书能够突出他在 76 年的漫漫人生路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他希望他人能从他的失误和成功中获益。他和妻子是如何克服种种逆境抚养 8 个儿女，芒格先生是如何始终如一、全力以赴地提高他的才智和他的经济状况的，他所感到的作一个奉献社会的公民的责任——所有这一切都是构成这部史诗的元素。写作过程中我常会哑然失笑，但也有几次在痛苦中畏缩不前或感到悲哀。查理几乎饱尝了生活中所能发生的一切。

芒格先生是个独树一帜的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典型的将

西海岸文化与中西部价值观相融合的人，而这主要发生于 20 世纪前半叶。如果说巴菲特在——作为第一个男性投资家工作、生活于奥马哈这一并非公认金融中心的小城——这件事上开了先河的话，那么芒格先生则印证了——不管广为接受的理念如何，滋生财富并且是创新性的金融和文化理念——的确可以从西部流向东部。

芒格先生常常讲述那些可以改变人生的大道理，但在这些讲话中他从不作琐屑的指令。他交给听众的是一幅地图，可循其找到智慧的宝藏，而且它也像别的优秀藏宝图那样简单得令人懵懂。你只有参透了那些指令的涵义并锲而不舍地坚持始终，才能收获宝藏。

珍妮特·洛

CHAPTER ONE

一个不同寻常的智慧组合

“我与沃伦（巴菲特）合作多年，我想我只能算作他的一个脚注而已。”

——查尔斯·T·芒格，于1993年第一次被《福布斯》列入最富有的美国人名录时。（查理为查尔斯的昵称——译者注）

“我与查理·芒格的亲密联系实在是不同寻常。”已退休的《华盛顿邮报》社长凯瑟琳·格雷厄姆说。“我第一次向他咨询是因为发现自己不仅仅掌管着一家公司，而且也担负着子孙后代的信任，但对此却毫无经验。我本来是向巴菲特求教的，而他作出了他典型的反应：‘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您也可以去找我的合伙人查理谈谈，在大多数问题上他和我看法一致。’”

“于是我去了查理在洛杉矶的办公室。照我看他是个有趣的家伙，当然也可以说是聪明绝顶。我拿出记事簿开始记录，这逗得沃伦笑了起来。时至今日他还在嘲笑我当时是如何如获至宝般地记录着查理的至理名言。”

在沃伦·巴菲特这位来自奥马哈的亿万富翁金融家为格雷厄姆和芒格安排了会面之后，格雷厄姆说：“查理和我开始了

长期和活跃的通信。这也真有些怪异。”

格雷厄姆保存有一个装有这些信笺的文件夹，在她写她的荣膺普利策奖的自传《个人历史》时，时常拿出来翻阅。“我翻看的这些信笺记录着我与芒格主要的和密切的联系。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开始通信。这持续了约有 10 年时间，其间我们有时一起骑自行车，双手不扶车把，互相炫耀和开玩笑。”

格雷厄姆本性羞怯内向，总是担心她竭尽全力还不够好。但她最终却意识到在大多数时间里，“芒格他总是力图使我确信我的表现比自己想像的要好。”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沃伦与查理是多么相像：他们的语音、风度和幽默。”格雷厄姆说。“他们相互逗趣和嘲弄，而且据我的印象，他们的确组成了一个最不同寻常的智慧组合。”

“我在 1957 年听说查理·芒格其人。”巴菲特说，在多年之后，他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我当时在奥马哈经营一笔大约 30 万美元的小基金。多罗茜·戴维斯是镇上最著名的医生艾德温·戴维斯之妻。我认识他们，而他们也知道我们一家。我到他们的公寓去向他们说明我是如何经营资金的。戴维斯夫人很刻薄，而戴维斯医生也没什么兴趣。我解释完后，他们商议了一下，然后同意投资 10 万元。我问戴维斯医生：‘既然您毫无兴趣，又为什么投资呢？’他说：‘你令我想起了查理·芒格。’我说虽然我不认识查理·芒格，但已经喜欢上他了。”

在 1920 年至 1930 年芒格在奥马哈成长期间，戴维斯一家

就是他的邻居和密友。查理说，医生很古怪，“但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智者。而且巴菲特为戴维斯一家所作的投资表现优异。”戴维斯一家给巴菲特的投资获得了近乎一倍的回报。

巴菲特也同意芒格的说法：“艾迪·戴维斯（艾德温的昵称——译者注）是有点古怪，而且越老越怪。”“他最后有些老糊涂了，”巴菲特说，“后来在他追加给我的投资时，竟开始把支票开给查理·芒格。我告诉艾迪：‘我不介意您很多时候把我们俩混淆，但请您还是把支票开给沃伦·巴菲特吧。’”

在巴菲特第一次听说查理的名字两年后，这两位见面了。巴菲特讲到：“1959年查理的父亲去世，他回来帮助料理后事。戴维斯夫妇安排了一次晚宴。我们一见如故。”

沃伦这里所讲的戴维斯夫妇并非戴维斯医生和他的妻子，而是他们的孩子，也是查理的童年玩伴。戴维斯医生的两个儿子艾迪和尼尔都做了医生，而那时女儿维拉·戴维斯嫁给了奥马哈商人李·西曼。是尼尔在老奥马哈俱乐部筹办了这次晚宴。参加晚会的有维拉和李·西曼夫妇、琼和尼尔·戴维斯夫妇，以及查理和沃伦。“那次可真是一个让查理和沃伦触电般一见如故的美好聚会。”维拉回忆到。

芒格也曾听其他人谈论过沃伦，但他对与沃伦会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热切的期望。“除了沃伦以外，我认识巴菲特家的所有人。”芒格说。他立即就注意到了这个戴眼镜小伙的一些事。“他留平头，在门廊里工作，喜欢喝百事可乐吃咸坚果而不喜欢蔬菜。”认为自己颇能容忍这类行径的查理说：“即使是我，看到沃伦吃早餐也会惊讶不已。”

其实说芒格对那次会面无甚期望是有失偏颇的。芒格这

位不轻易对人作出判断的人这次算是服了。“我不得不说我第一眼就认识到沃伦是一个多么杰出的人。”

查理当即开始询问巴菲特以何谋生和如何经营，并对所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的一个晚上，他们的另一位挚友迪克·豪兰德邀二人共进晚餐。当时 29 岁的沃伦和 35 岁的查理又一次陷入了深谈。对于他们的交谈查理是如此专注，以至于当他举杯啜饮时，他撑着另一只手以阻止其他人打断他们的谈话。

两人的会面真是天赐良机。查理深爱着的父亲去世了，而巴菲特的良师益友，本杰明·格雷厄姆，业已从投资生涯中隐退并且由纽约迁到了洛杉矶。当格雷厄姆对投资问题失去兴趣时，沃伦怅然若失。他需要一位新的知音。可能正是因为芒格和格雷厄姆的思维方式是如此的相像——坦白、现实、求知、自由，巴菲特第一次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了。

“我想查理要比他自己认为的更像本杰明·格雷厄姆，”位居 GECIO 公司董事会主席之一的路易斯·辛普森说。辛普森本人被公认为如果巴菲特和芒格不能继续经营伯克夏公司时的首选接班人。“查理的风格是学院派，但他也对诸多不同的事物都很有兴趣。他的阅读品味取中庸之道”。

这位一门心思只专注于投资的巴菲特，很欣赏芒格像格雷厄姆一样兴趣广泛。“查理的记忆力远比我好。他每年要阅读上百本传记，他吸收它们并都记在脑子里。”

在非德尔·卡斯特罗开始执掌古巴政权、小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的年代，巴菲特和芒格已经成了“精神上的伙伴”。这种关系不包含任何契约或头衔，至少开始时如此。

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一种商业组合，还不如说是“兄弟同